

泰國面臨泰共新挑戰

羅石圃

困擾泰國十多年的泰共叛亂，在其顛峰時代，曾使半壁山河都受其竄擾，並迫使曼谷政府不得不宣佈全國一半府治為戒嚴地區，但在三年以前，政府軍即將泰共所盤踞的窠巢次第掃穴犁庭，使這些赤色叛徒在政府赦罪招降號召下，紛紛走出叢林棄械歸降，以致泰國朝野都欣慶剿共的成功，且認為在越共揮軍侵棉而陳重兵於泰邊時，泰共將不能裹應外合，然而在今（一九八六）年六月中旬大選前夕，普瑞姆以看守內閣總理身份，何以又發佈命令重申政府決心掃蕩泰共及其外圍組織？若問泰共為何死灰復燃，向政府進行新的挑戰？曼谷政府能否將此毒瘤予以切除？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

一、早期中蘇共對泰國赤化工作之爭

信奉佛教的泰國，絕大多數人民都屬我佛信徒，一向崇尚和平，且面對富貴的鄰里親朋，毫無妬嫉，認為富與貴都是前生修來，對此種享受雖極羨慕，但只有憑本身苦修，方可得之於來生。是以此一佛教王國，三百多年沒有遭遇戰禍蹂躪並非偶然。且在西方列強勢力東來後，東南亞國家大多淪為列強殖民地時，唯有泰國始終得以保持獨立主權，無怪共產國際在此一區域進行赤化工作所標榜的「民族解放」及「階級鬥爭」，對泰國人始終格格不入，遂不得不另作他圖。

泰共主席乃比里，是在第一次大戰後留學巴黎時，與越共領袖胡志明，中共首腦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被共產國際駐法機構所羅致，從而分別回國散播馬列主義種籽，掀起赤焰，但乃比里在泰國的赤化工作，成就低微，以致蘇聯不得不假手中共於建黨之初，即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共產黨」，以便將赤化種籽藉商業往來，從各國僑社向當地土著社會延伸，與新加坡唇齒相依

而商賈往來密切的泰國，更為蘇聯主持下的第三國際首要目標①。

至一九三〇年，設於新加坡的「南洋共產黨」改組，由越共領袖胡志明主持，其任務除接替中共主持的支使此一地區各國馬列信徒進行赤化滲透工作而外，且另行建立「印支共黨」，把越、寮、棉、泰四國共黨都納為成員。這顯然是莫斯科慌於東南亞各國華人遍佈，且掌握了經貿大權，而中共又狼子野心，企圖使此一區域各國共黨成爲其附庸，而與蘇聯分庭抗禮，故只有提拔越共接替中共爲其赤化南洋，至其以泰共加入「印支共黨」，更屬着眼於藉此促使泰共與中共疏離關係。到日本南侵時，蘇聯爲拉攏「同盟國」集團，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但各國共黨仍接受其指示，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各國非共以至反共的黨派都納入陣線之中。乃比里遂脫離「印支共黨」而揚起了泰共建黨的大旗，中共亦乘機對泰共加以籠絡羈縻②。

二、泰共親蘇派崛起為中共與泰建交先聲

泰共於獨自建黨後，對共產國際兩大——蘇聯及中共關係如何？雖然莫斯科早已採取了防止中共對東南亞各國共黨篡奪其領導權的措施，惟對泰共而言，則始終是親中共而疏遠蘇聯。例如泰共主席乃比里因八世王被刺而遭人指爲幕後元兇，不得不出國流亡時，即是逕赴北平托庇，並甘受中共利用，在滇南設立「自由泰」流亡政府，一方面招致業已暴露身份之泰共赴中國大陸重新策劃赤化工作，另一方面又嗾使泰國左傾青年赴中國大陸受訓後再予送回。泰共且在昆明近郊設有「泰國人民之聲」廣播電臺，不斷向泰國傳播共產思想，因此，泰共吸收的信徒亦以華裔泰人爲主，顯然是由於共黨深知篤信佛教的泰族人不適合從事階級鬥爭的要求。

中共在泰共組織中究有多大力量？據對這方研究頗有權威的美國專家甘迺迪（D. E. Kennedy），在其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東南亞安全》一書中指出：「……中共在泰，主要活動於廣大華人社會中……參加泰共組織的：泰人約爲二百人；華人則爲數五千……」。繼後泰共再發展到一萬二千人時，泰國負責剿共的內政部長兼警察總監乃炮透露：泰共陣營之中，泰人爲二千人，華人則佔一萬③。無怪在泰共興起武裝叛亂的前一年，中共外長陳毅便已發出了恫言。至一九六九年元月，泰共宣佈成立「中央委員會」及「人民解放軍」司令部，並聲稱依照毛澤東思想行動，而此項消息的發佈，乃由「新華社」發自北平，且稱郭沫若首

註① △匪俄在東南亞競爭，本刊、第四卷、第六期，黎世芬著。

註② △泰國共黨分裂的背景與動向，本刊、第十九卷、第二期，拙著。

註③ △從印支三國看泰國危機，△《東亞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段家鋒著。

先熱烈歡呼，顯示泰共已接受中共的羽翼，唯北平之馬首是瞻④。

因此，八十年代之初，泰共紛紛走出叢林而棄械投誠，並非屬於政府軍進剿的壓迫所致，乃由於一向以外交代替國防的曼谷政府，與北平化敵為友所使然。若問中共明知泰國政府企圖與它建交的主要目標，乃在換取它斷絕對泰共的支援，俾便撥亂反正，何以竟不惜犧牲由其哺育而成的舊伙伴以討好新交？主要因素，在於泰共此際已分裂為兩個陣營，在親「華」派之外，另有親蘇派崛起，而後者強調「以城市包圍鄉村」，與走毛澤東路線，堅持「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泰共一派相互對立。據曼谷官方透露：親蘇派泰共，乃由莫斯科及東歐國家在泰國留學生之中，吸收其左傾者再加以訓練而來，以致他們大都具有博、碩士學位，回國後多在學府執教，以推行民主而煽動學生興起學潮並擴及街頭⑤。

七十年代之初，由泰國「大專學生中心」所領導的民主學潮，以急於從選舉中跨入政壇議壇的政客為掩體，轉而掀起政潮，以致擁有廿多萬武裝部隊的軍人政府，在一夕之間竟被他們推翻。此即親蘇派泰共的傑作，表明以羣衆戰而摧毀強大的軍人政權，在泰國遠比武鬪奪權策略有效；也使中共不得不確認泰共親蘇派所強調的「以城市包圍鄉村」——亦即使用羣衆戰，優於它所支援的泰共毛派武鬪奪權。中共面對泰國所出現的此種情勢，亟謀制使泰共放棄武鬪，以免為蘇聯所乘，遂不得不迎合曼谷平定泰共叛亂的要求，其實亦只是指使泰共的鬪爭方式由武鬪變為和平奪權而已。

三、北平不支援泰共叛亂的歷程

回顧北平與曼谷建交後，其關係的進展由疏淡到熱絡，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歷程，這由中共對泰共支使情況即可窺知，當一九七六年克立巴莫以總理身份率領包括記者的代表抵達北平訪問時，當時以中共中委兼任「新華社」社長的朱穆之曾對泰國記者宣稱：中共對泰共的援助項目，包括金錢及軍糧以至械彈。繼後該團於訪問昆明時，聽到泰共的「泰國人民之聲」電臺廣播，嚴厲抨擊「曼谷反動政府」如何壓迫人民，發音特別清晰，使代表團人員都了然於此一泰共廣播電臺，乃設在昆明近郊。曼谷雖曾屢次要求北平制使此一「泰國人民之聲」電臺拆除，惟仍然時斷時續。由此可見在這一段時間，北平對曼谷及泰共的立場，依然是採中共與大馬建交後所解釋的政府與政府的友好，不能影響中共與各該國共黨的國際義務。亦即中共斷不會因討好新交而不顧舊伙

註④ 香港《大公報》，一九六九、一、五，二版。

註⑤ 同註②。

註⑥ 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V，本刊，第十五卷、第四期，拙著。

至越南挾蘇援而進侵高棉，中共亦揮軍攻入越北，泰國及「東協」伙伴國，在美國影響下與北平結成反霸陣線，中共且強調打擊大霸蘇聯，必先反擊越南小霸。中共爲了假道泰國支援棉共重整師干，遂不得不大肆降低其對泰共的關係，以增強對曼谷的友好。至此，不但「泰國人民之聲」電臺不再有廣播，且堅持武鬥的泰共部隊，亦爭相走出叢林，接納政府赦罪的號召而棄械投誠，除泰南共黨仍有一部份拒絕投誠而繼續從事叛亂活動外，在東北及泰北山區的泰共，都已傾巢而出向政府歸誠。不過，這對泰國消除赤禍的立場而言：只可說是得失參半，斷不能視爲清除共黨的成功。

泰共親「華」派的放棄武裝投誠，究竟是出於北平爲籠絡曼谷增進友好關係，而不得不制使其在泰的造反伙伴而棄戰從和？抑或是中共鑒於泰共親蘇派所採取的羣衆戰，遠比武鬥爲優，故只有轉採和平路線以奪權？

關於此一問題，泰國前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植育上將會經有過警告：泰共的軍事行動雖已失敗，不得不紛紛集體棄械投誠，但已指派一批高幹，負責指揮投誠者在城市進行統戰工作，所以泰政府已經擬訂了城市安全計劃，俾便防阻變節的泰共份子從事滲透顛覆活動^⑦。可見泰共親「華」派的棄械歸誠，並不表示他們已揚棄赤化目標，而只是在策略路線上另作選擇，以反共起家的植育上將早已窺知。

四、越寮共倒向蘇聯對中共支援泰共的影響

中共與泰共的關係誠然十分密切，且因華僑華人遍佈泰國，正適合於中共將其勢力向泰延伸。中國大陸與泰國之間，雖有越、寮、棉、緬相隔，以致中共對泰共的支援，都須經由這些國家，其間緬北有中國反共游擊隊阻礙了中國大陸與泰共的通道，高棉又不與中國大陸毗連，因而越、寮乃爲必經之路。所以中共不能不邀同越、寮共聯手界予泰共支援。當越戰期間，中越共設立於越寮毗連「和平」縣「鮑亞花村」的「反美學校」，其所訓練的共黨幹部雖均來自中南半島各國，但以泰共居多，到畢業後，泰共幹部中之成績較優者再往北平接受比較高深的訓練，寮共則爲他們建立來往的通道，中共且在寮國設有支援泰共的前進基地^⑧。

中共之所以於七十年代末期，斷絕對泰共的械彈軍需支援，並非完全爲了拉攏泰國及其「東協」伙伴國與它聯手反霸。當時越寮共均已倒向蘇聯，不再與中共合伙對泰共支援，尤其在寮共統治下的寮邦，既不再允許中共以其國土作爲和泰共往來的通路，更不再以國土作爲泰共的後方，這也是北平切斷對泰共叛亂支援的因素之一。反過來說，蘇聯之所以在泰卵翼一股和平奪權的

註⑦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報》一九八二、十二、十七，廿六版，及一九八三、十、七，卅版。

註⑧ 《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月刊，一九六九、二月號。執筆人爲「美國亞洲協會」會長楊格(Kenneth Young)，曾任美國駐泰大使。

泰共，使親蘇與親「華」兩派泰共勢成水火而各踞山頭，亦即表明中蘇共在泰共陣營中的互爭雄長。俟北平為籠絡新交而拋棄舊伙時，親「華」派的泰共在喪志灰心的情形之下，唯有另謀出路；而莫斯科勢必經由其泰共螟蛉加以引誘，倒向親蘇聯的越寮共更會加以威脅利誘，使親「華」派泰共溶滲到親蘇派泰共陣營。

一九七九年一月，寮共政權正式通知泰共中委之一的烏通，退出其在寮國的庇護所，並指其成員私下抨擊越寮共追隨蘇聯，其實此乃蘇聯經由寮共給予親「華」派泰共的威迫。由於烏通不僅為泰共在寮的中委代表，且為泰共統戰組織的「愛國民主力量協調委員會」聯合主席，其所率在寮庇護者成份複雜，有不少人乃為製造學潮而被曼谷通緝的青年學生。當時中共為籠絡仰光已將緬共撤至雲南，而盤踞緬寮泰「金三角」的一股緬共，又已投靠越蘇，遂使在寮庇護的泰共及其外圍份子，於接到永珍逐客令後，已無路可奔，便只有轉投越蘇而聽任驅使。

至同年七月卅一日，「法新社」駐曼谷記者引述泰國官方消息稱：以寮國為窠巢的泰共，由於寮共在蘇越指使下，勒令其放棄親「華」路線，否則便將被逐離寮，以致泰共形成分裂，其中約有三百名激進份子，已進入蘇越在寮南「素旺那曲」所設的訓練中心接受軍訓，課程包括——坦克、高射砲、無後座力砲等的使用，所謂泰共激進份子，實即當年領導民主學潮的「大專中心」成員，俟泰國軍人再推翻民主政府後，彼等始被迫入寮與親「華」派泰共合流。此即顯示蘇聯已不再堅持要求其各國造反伙伴遵循「由和平聯合達到全國解放」的路線，而同意親蘇派泰共「和」、「戰」兩線並行^⑨。

五、在蘇越寮共受訓的泰共何以不能重回老巢

蘇越在寮國訓練的泰共已否回泰從事叛亂？據一九八五年三月泰國報章報導，泰國武裝部隊參謀長巴通將軍對記者稱：「一批親越的叛亂份子，擁有蘇製武器，比親「華」的泰共更加危險。近年來，親「華」派的泰共叛亂顛覆活動已大為降低，不過泰南的叛亂份子，正在寮國境內六至七個營地接受訓練，他們可能會引導駐在寮國的越棉共軍進入泰境，侵擾泰北或東北……」^⑩。泰國東北和泰北，一向都是泰共的老巢。自親「華」派泰共紛紛投誠後，親蘇派泰共雖在寮境多處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但並未在這些老巢興起赤色烽烟；只有盤踞在泰南的泰共，仍然與馬共合流叛亂如故。原因是泰國為防禦侵棉越軍從棉西侵泰，既有強大的部隊駐於沿棉寮與泰邊接壤的荳蔻山區，且在界外又有棉人抗越軍為其藩籬。遂使在寮接受訓練的泰共難於入境。更重

註⑨ 同註②。

註⑩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三、十八，二版，引載法新社曼谷電。

要的，爲此一地區居民，有棉、寮裔泰人遍佈，過去棉共寮共都是引誘他們與泰共聯手的中間人，使他們誤信共黨宣傳，認爲赤化後即可使大家進入天堂。但至印支三邦赤化後，他們面對祖國逃出的難胞啼飢號寒，及傾訴在共黨政權統治下所受的酷虐，始悉赤化後的人民，乃從天堂而墜入地獄。因此，泰國東北及泰北的農民不再受共產份子的引誘，轉而組織反共自衛武裝，當普瑞姆首相於擔任第二軍區司令時，且大膽地界予邊區反共自衛隊武器彈藥，密切配合當地駐軍增強邊境防衛力量，此即蘇越在寮國訓練的泰共武裝，不能向東北及泰北捲土重來的又一因素，只能在泰南從事武裝鬭爭。不過泰共在另一條滲透統戰路線方面，則使曼谷防不勝防^⑩。

六、泰國政府被共黨滲透的危機

泰國內政部長錫迪上將於上年底指出：「泰共武裝部隊雖只剩八百到一千人，但在民衆中尋找統戰對象的活動則已加強，其滲透到政府各機關的內線人物更多，且繼續尋求新成員參加，情報人員必須深入追查，爲阻止泰共的統戰，則須發展我們的民主，而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和實行政治民主，才是對抗共黨最有效的武器……」繼後陸總參謀長操瓦立上將除重申此一禦共策略外，並指出政府對大批的失業、外貿入超、農產品價格低落、以至財政金融等問題，都必須即早解決，免爲共黨所乘^⑪。

政治民主的口號，在泰國知識界已深入人心，尤其政客們面對軍人壟斷政權，更不惜參加民主學潮甚至形成暴亂，俾便迫使軍方還政於民。他儂所領導的軍政府，便是爲民主學潮所推翻。其實此乃泰共親蘇派製造的羣衆戰場，知識份子及政客都已成爲羣衆戰的走卒而不自知，不過在政治民主實施後，歷屆大選都沒有任何政黨能夠得到國會多數席位而單獨組閣，遂不得不組成聯合內閣；且爲阻止軍人政變，乃羅致有聲望的軍人出任閣揆，從克利安薩到今日的普瑞姆將軍，所領導的內閣，都是由民選的議員及軍人混合組成，以致民主人士及軍方都嘖有煩言。

一九八五年的「九九」政變，經過調查，參加者除軍人而外，另有十二年前領導學生推翻他儂政府的學生領袖桑巴特。他與一批職工會領袖，都是參加政變的平民，據平定此次政變的陸軍參謀長（現已升任陸總）暗示，「九九政變」，乃由共黨從中挑撥煽動而來，不過他們都在幕後運用，並未出面，因而未遭逮捕^⑫，再者，普瑞姆領導的上屆聯合內閣，曾因執政黨部份議員在國會臨陣倒戈，使政府的財政案遭到否決，乃不得不宣佈解散國會提前大選；其間又發生武裝部隊總司令兼陸總的阿迪具有奪權

註⑩ 泰國剿共工作的檢討與展望，本刊，第廿一卷、第三期，拙著。

註⑪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一、四、十七版，及九日，廿三版，分別刊載。

註⑫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十，廿一版及十一、八，二版。

陰謀的謠言，迫使普瑞姆以看守內閣總理身份，斷然將阿迪的陸總職位解除。如果依照錫迪內長在上年底所指出的，共黨已滲透到政府各機關的線索追查，不難窺知這些政治風波都是泰共和平「解放」的統戰陰謀所形成，無怪普瑞姆於今年大選前夕即指示有關機構，必須決心將泰共及其外圍組織徹底掃除。

七、泰國反共工作必須標本兼施

對於共黨的赤化活動，使用軍警清剿及以政治情治等手段予以清除，只是治標，在經建上造成社會繁榮，民生樂利富庶，方為治本。近年來，世界經濟景氣低迷，帶給此一佛教王國出口貿易不振，其主要產品食米，又因美國對其本國食米出口的補貼，侵奪了泰米很多國際市場，而輕工業產品如紡織品及成衣等，亦因美國設限，造成滯銷，遂致工廠歇業或大量裁員，使失業率增高，上年底曼谷勞工廳公佈的失業人口為一百七十萬人，至今年初，又預測將超過兩百萬人口^⑭，其中擁有博士、碩士學位者超過四萬人，共黨正可加以利用，滲透打入政府機構及人民團體。

今年六月十四日，正當泰國大選進入高潮時，普瑞姆以看守內閣總理身份，下令掃蕩非法共黨及其外圍組織，且在泰南與馬共合流的泰共及有組織的幫派為優先，此項命令中所指的，乃為泰共殘餘武裝叛亂份子，其人數雖已由顛峯時期的萬餘名，銳減為目前的約七百名，惟仍須加強壓力，迫使其放下武器停止戰鬥。在手段方法上，除軍事而外，且須配合加強憲政，促進民主自由，方可達成國家安全。這正顯示了當前泰共的策略，已屬武鬪及和平滲透兩線並進，而後者更為泰共活動的優先^⑮。

泰共自親「華」派紛紛棄械投誠後，其親蘇派即乘機擴張，莫斯科亦會加強支援；但因代理它界予泰共支援的越共及寮共，迄未能支使泰共在泰境擴大烽烟，以致在武鬪路線上，除泰南一隅而外，其餘地區均無多大發展，而在滲透統戰方面，則已造成曼谷大感不安。兩年前，泰國出現了一「人民革命運動」組織，號稱「新黨」，曼谷情報機構則指出此一組織乃由泰共分裂而來。蘇聯已發現此一運動的潛力相當雄厚，始逐步透過河內與永珍對它加強支援。不過克宮支援泰共顛覆活動，則以不妨礙其在外交上離間美泰關係——從而使曼谷推遠北平為前提，所以它以獎學金秘密吸引泰國學生赴蘇留學，使他們回國後充任間諜，但在表面上又極力予以否認^⑯。

註⑭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六、元、廿二，二版。

註⑮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六、六、十五，三版。

註⑯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廿五，一版，引載法新社曼谷電。

八、蘇聯對泰以外交與援共雙管齊下

蘇聯近年來對於泰國，係採地上與地下兩路進軍，前者是外交統戰，以拆散由華府影響促使泰國及其「東協」與北平聯手的反霸陣線，是為基本目標；後者則為支使親蘇派泰共於拉攏親「華」派合流的同時，搞和平滲透及武鬥兩線並進。在對泰外交方面，莫斯科派遣副外長賈丕才及議會和貿易代表團次第訪泰，且針對泰美在貿易上的摩擦，以增購泰國農產品及紡織品等為釣餌，誘使曼谷進入圈套之中，例如今年四月賈丕才訪泰携有克宮密函面交泰國當局，且表明蘇聯為尋求增進泰蘇關係，將增購泰國農產品如大米及木薯粉等，上年泰國售與蘇聯的白米，即有十五萬噸，佔是年泰米出口總額四百萬噸百分之三點七五。值此泰米滯銷的當前，且在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反對美米侵佔泰米市場的情勢下，蘇聯此舉頗能爭取泰國農工民衆支持的政黨反美親蘇。

他如上年底蘇維埃副主席及商業部長率團訪泰，強調蘇聯對泰國出產的紡織品與成衣頗有興趣，且稱蘇聯擁有兩億八千萬消費人口的市場，非常值得泰國爭取。他們此行，便是為討論泰蘇擴大貿易而來，很顯然，蘇聯代表團抵泰時的說詞，不僅在從貿易上爭取曼谷親蘇疏美而打擊華府對泰國產品輸美設限，且在針對北平以十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市場為號召，而沖淡泰國工商界與中國大陸貿易的熱潮。此外，蘇聯更在利用泰共的地下進軍，誘使滲透份子煽動在野政黨，籠絡工商界選民，加強疏美親蘇，及在農村進行統戰，可見克宮對泰工作，無論在地上及地下進軍，都是曼谷所面臨的共黨新挑戰。

誠然，泰國政府深悉克宮陰謀，唯恐與蘇聯及東歐國家往來密切，勢必輸入紅流，所以始終拒絕蘇聯擴大經貿關係的要求，不過今年五月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泰國代表以非常任理事身份，對蘇聯集團所提譴責美國侵犯利比亞案，竟投票贊成，這在曼谷固然是為了對華府補貼農產品出口不惜侵奪泰米市場而示警，實際上乃為克宮拉攏泰國的成功。

九、結 論

無可置疑的，泰共自親「華」派紛起棄械歸誠後，其親蘇派則在蘇聯支使下武鬥與滲透統戰兩線並行，且更加強活動，不過令人難解的尚有兩點：

註①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廿四，廿九版。

泰國面臨泰共新挑戰

其一爲曼谷英文郵報於今年七月十八日透露，泰共已在曼谷建立總部，指揮滲透外國組織工作的進行，並使用「泰國民主團結組織」的名稱，從事滲透城市的叛亂活動。泰共且曾派遣兩名共黨要員，遠赴歐洲與當地共黨接觸，爭取合作支持，其中一位是醫生，近年來曾數度以泰共使者身份，與歐洲自由派——包括「人權」、「或「社會」、「正義」等組織接觸，據泰國情報機構指出：該組織曾於六月舉行會議，討論當前城市革命策略問題，在此以前，曼谷已發現泰共與「愛爾蘭共和軍」及西德「綠黨」均有聯繫，並獲得城市恐怖活動訓練^⑧，蘇聯既然已大力扶持泰共並經由越寮共提供支援，何以泰共又撤開它們而向歐洲左派求援？這批泰共是否由於北平已對其切斷支援，但又不甘投向蘇聯，只得向歐共求助？還是中共已向其有所暗示？凡此皆爲曼谷必須深入探索的問題。

此外值得探討的是，泰南共黨堅持武鬥的幕後支使者，雖已查明爲蘇聯及其同伙越寮共，它們且在寮南設有多處訓練泰共的營地，訓練課程，多屬武器的使用；然而泰共在泰南繼續用武，由於從寮境至泰南道阻且長，曼谷在沿途又設有重重關卡，究竟其人員械彈何以能夠輸運到泰南山區？確實令人費解。不過共黨在此一地區，一向是以販毒作爲赤化護符，因爲走私運毒的私梟，憑武力與金錢，即可闖關越卡，隨山開道，橫行無阻。據今年九月十三日法新社駐曼谷記者報導，「金三角」叢林發生大混戰，泰國警察巡邏隊爲阻止運毒馬幫而與緬甸私梟及緬共武裝展開戰鬪，雙方都有慘重傷亡^⑨。

緬共盤踞在緬、寮、泰毗連的叢林——一般稱爲金三角區，多年前即已投靠蘇、越、寮共，而越寮共所種植鴉片早已循此一販毒路線向新馬外銷，可見所有在寮國接受過蘇越訓練的泰共人員與武器，都可由毒梟馬幫運赴泰南，兩年以前，泰國第四軍區發言人即已指出：泰共已在泰南設立總部，同時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又披露泰南私梟組織共分九個集團，其首腦財雄勢大，連地方官亦須讓三分。由此即可窺知泰共可以從寮國運輸人員軍品至泰南的來由。

不過泰共在城市以統戰方式進行的顛覆叛亂活動，仍須假借民主自由及分化軍方爲前提。泰共在泰國大選前後，既未能如願，而新任陸軍總司令操哇立將軍，乃出身美國西點軍校，又以反共起家，加上泰國經濟由於國際油價下跌，支出減少一成，其對外貿易收支預計今年可達平衡^⑩，凡此均可顯示泰共所進行的新挑戰，只要曼谷方面提高警覺，妥謀對策，將難於有所作爲。

註^⑧ 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六、七、十九，五版。

註^⑨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九、十四，四版。

註^⑩ 人展望東南亞經濟，香港《華僑日報》，二版，陳仲賢著。